



玛  
丽  
尼  
娜  
侦  
探  
小  
说  
系  
列

# 安魂曲

李素绚 朴昌玉 / 译

[俄] 亚历山德拉·  
玛丽尼娜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

# 安魂曲

[俄] 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 著  
李素绚 | 朴昌玉 /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魂曲/[俄]玛丽尼娜著;李素绚,朴昌玉译.—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9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

ISBN 7-80623-306-7

I.安… II.①玛… ②李… ③朴… III.侦探小说-俄罗斯-现代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3701 号

图字 16-2001-025

原文名称:Реквием

本书根据 ЗА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2000 年版译出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获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93000 印数 1—4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定价 10.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 致中国读者

中国正在翻译我的书,我那些可爱的主人公们现在要讲汉语了,这令我十分高兴和惬意。我特别希望你们阅读时不但关注俄罗斯产生犯罪的情况和原因,而且关注我们国家里今天人们生活状况如何,他们在思考什么,梦想什么,希望什么,担心什么。我的书是写爱情、嫉妒、仇恨、报复的,是写友谊与背弃、荣誉与耻辱的,也就是写每个人都容易理解和感到亲切的事物,而与其所在的国度和使用的语言无关。

我愿意相信,你们阅读我的书会得到哪怕是少许的快乐。对你们能阅读我的书,我先致谢意。祝你们成功,安康,幸福!

谨致敬意与爱忱。

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 第一章

他显得那么疲惫不堪。但在其做出的倦容下，巴尔苏科夫可以明显地看出他那年轻英俊的面孔上难以掩饰的恐惧和紧张。毫无疑问，刚刚又有人给他打过电话了。

“还有什么事？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想问问您的手机号。”巴尔苏科夫点了一下头，指向放在沙发旁茶几上的手机。

“你想干吗？”

“别担心，我不会打您手机让您破费的。如果需要，我会打市话。您就告诉我手机号吧！”

为了不使对方更多怀疑他，巴尔苏科夫尽量说得很轻松。这些演员，对一切事情的反应都那么脆弱敏感，连跟他们多说句话都不行。

巴尔苏科夫甚至没有写下手机号，就背了下来。这并不难，一点也不难，因为他走来时，不，不是走，几乎是跑着穿过被冬季暮色笼罩的小林子，跑向著名歌唱家城郊这座高楼时，他就在心里不断念叨这个号码。

巴尔苏科夫忽然听见台阶上传来脚步声，门“啪”地响了一下。

“是我！”从大厅里传来一个男人的粗嗓音。

“喂，你快滚吧！”主人声音不高，但很烦躁地跟巴尔苏科夫说。

“你瞧，有人来了，去吧！快去吧！”

已经三个月了，娜斯佳·卡缅斯卡娅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习惯不是去彼得罗夫卡而是去另一个地方上班。她不是从契河斯卡娅地铁站出来，而是从另一站出来；也不是去莫斯科内务部管理总局的黄色大楼，而是去一个浅绿色破旧不堪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现在她的办公室在这里，她的上司也是另一个人。不能说新领导不如她熟悉喜欢的“小圆面包”——戈尔杰耶夫。他并不差，说白了他是另一种人。娜斯佳早就认识他，对他非常熟悉。他是一位优秀的职业军人，绝对诚实正派，对娜斯佳也很好，可是……可是他不是戈尔杰耶夫。

娜斯佳竭尽全力去适应这些变化。变更工作地点后她不敢确定这样做就对。然而两位领导——以前的维克多·戈尔杰耶夫和现在的伊万·扎托奇内，都坚持给她调动工作：扎托奇内希望新建的信息分析处能来个优秀的、精明能干的工作人员，而戈尔杰耶夫同样想把娜斯佳派到远离即将发生人事大变动的市局的其他地方。而且两个人异口同声强调说她应当获得中校警衔，因此得把她调到有可能被提升的岗位上去。至于回到彼得罗夫卡，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

三个月的时间里，她还是不能习惯保险柜不是在左边与工作台并排，而是靠在对面的墙边；而且不离开原地就无法去烧开水冲咖啡，因为插座不在背后的墙上，而是在窗户旁。当然，这样安置也有它的好处：她常坐着办公，多活动活动更好些。

已经快到上午10点了，扎托奇内叫娜斯佳去他办公室一趟。那里，除将军外，还有一个穿军装戴内勤大尉肩章的年轻人。

“给您介绍一下。”扎托奇内严肃地说，“这是我们新来的工作人员帕维尔·久任。娜斯佳·卡缅斯卡娅——我们最好的分析家。工作的头一年她将是您的指导员。现在没事了，帕维尔·久任。您先熟悉一下新的工作地方。我和娜斯佳谈完话之后，她会去找您。”

扎托奇内看了一会儿关上的门，然后把视线转向娜斯佳。冷漠和矜持从他的脸上消失了，又恢复了平日的表情，只是多少有点担心的样子。

“请接受您的第一名学员吧！”将军微笑了一下，“我现在正在履行诺言：只要给我培养出两名出色的分析家，您要是不愿意在我这儿，可以随意去您想去的地方。”

“他打哪儿来的？”娜斯佳问道，“他能干什么？”

“要说他能干什么，过两天还需您向我汇报。他是从莫斯科州内务总局来的。您满意吗？”

“十分满意，”她轻地点了一下头，“一般来说，内务总局的工作人员都有不错的工作习惯：他们不用见到当事人，仅靠材料就可以了解一切。他们不仅善于逐行读文件，而且能够深入体会字里行间的深意。我可以走了吗？”

“不。”扎托奇内生硬地答道，并指给她一把椅子，“请坐，娜斯佳。我想给您推荐一份材料，您可以用它来教久任工作。我要事先声明：材料可能空空洞洞，没什么内容，不要极力从中抽取令我们感兴趣的刑事案件。我想说，这肯定是有关刑事案件的材料，因为有死尸；不过，杀人案可能不属我们部门。还有一点，我请求您要特别注意，认真对待，因为这可能牵涉到我的儿子。”

娜斯佳吃惊地看了一眼将军。

“马克西姆？他和死者有什么关系？”

“有直接的关系。他和被害者是要好的朋友，他们曾是同班同学。就在前些天，马克西姆跑回家，吓得面无人色，年级主任给他们说他们的同学萨沙·巴尔苏科夫被杀了。”

“您怀疑马克西姆知道朋友的有关情况，甚至他本人也牵连进去了？”

“我什么也没怀疑。”扎托奇内的声音又变得干涩而生硬，“我没有任何怀疑的理由，与此同时却又不能无动于衷。我们每个人什么事都会发生，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我把大部分时

间和注意力都放在了工作上,所以不能确信就非常了解自己的儿子。他很快就满 19 岁了。这意味着他有自己的生活,是成年男人了。对我来说,他仍是个孩子。但这个事实不能影响客观现实。就此打住吧,娜斯佳,咱们谈谈工作!从儿子的话里我知道巴尔苏科夫曾追求过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在许多年前失去了双亲,现在同她的爷爷住在一起。情况很复杂,10 年前,女孩的父母被杀,杀害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爷爷。他服刑期满后又回到孙女身边。我推测巴尔苏科夫会受到这个刑事犯爷爷的影响,这是第一点。我从档案馆调来了有关这个爷爷的资料。”

将军轻轻地从桌后站起来,打开保险柜,将两个厚厚的公文夹放到娜斯佳面前。娜斯佳望着领导,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羡慕,因为她不能那么轻松地站起来。一般来说,她站起身时总显得又笨又迟缓。虽然和领导相比,娜斯佳更年轻些(才 37 岁),也非常瘦,简直是带有病态的消瘦。她与扎托奇内的差别,在于她从不进行体育锻炼,加上她的背部还时时作痛,还有哮喘……

“了解一下这些资料吧!一个文件夹里是刑事犯罪的资料,另一个里边是犯人涅姆钦诺夫的人事卷宗。用不着我说怎么看这些材料,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现在,谈第二件事。您的记忆力很好,我想您不会忘记 1993 年秋天谢尔盖·格拉多夫的案件。”

“记得,”娜斯佳惊奇地说,“但是我没想到您也知道这个案子。”

“那时咱们还互不相识,但是正是那时我第一次听到有关您的情况。我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案件,如您所知,格拉多夫曾是议员,他有很好的机会成为大政治家。但是我们要谈的不是他。您记得那时派到您那儿见习的男孩吗?”

“当然,”她点了一下头,终于明白了将军想提醒她什么,“小伙子在内务部所属莫斯科法学院学习过,您的儿子也在那里学习。我们那时就确认,他入学之前就被犯罪组织吸收了进去,然后他们派他到我们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学习,以便在警察队伍里



安插下自己的耳目。您认为这个事件不是惟一的？”

“我不能不考虑,有这种可能。从我所担负的职务出发,应该考虑到我儿子马克西姆对有心人来说,可能是个引人注目的对象。如果他的同学与刑事犯有联系,我就不能视而不见,不能总以为孩子生活在象牙塔里。愚昧、贪婪、叛变和卑劣无所不在,不要认为这一切不会影响到你的亲人们。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在一个上帝的庇荫下。你还有问题要问吗?”

“有,我已经不是刑侦处的侦查员。我没有权力插手这个案件。我们如何摆脱这种困境?”

“您不必去破巴尔苏科夫被杀案。您是去分析揭露以学院学生与犯罪组织之间的联系为对象的资料。不过所谈的不限于学生,也包括工作人员、教师、年级主任等等;也不限于这个学院,同时也包括内务部所属的其他高校,这样的学校很多。”

娜斯佳皱了一阵眉,她想:说得很容易,您要做这,其他人则要做另外的事,怎么来划分呢?如果警察巴尔苏科夫被杀案同渗入学院的黑社会有联系,那么你就无法限定各个部门的工作范围了。侦查员很快就会让那个干涉与自己无关的事,只会搞乱阵脚的娜斯佳归位。扎托奇内本该明白这点,不该这样轻松地把任务交给她,像是派她去小卖部买包香烟一样。

她的苦笑没能瞒过扎托奇内,他突然笑了一下。这是他今天整个早晨的第一次微笑。这种微笑使他的双眼变得就像两个小太阳,一下子温暖了对方,几乎无人不产生这种感觉。

“作为补偿我告诉您一个愉快的消息。巴尔苏科夫被杀案已责成您的熟人奥利尚斯基负责,侦查员们则是您以前的同事。我确信您能同他们达成协议。”

娜斯佳想,若这样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只要不违反已制定的规则,同奥利尚斯基之间就没有问题,别的同事就更不用说了。

她从桌上拿起文件夹,打开办公室的门,准备出去。扎托奇内用嘲弄的口吻喊住了她。

“那么马克西姆呢？”

“马克西姆怎么了？”她困惑不解地转过身来。

“您不想同他谈谈吗？”

“想谈，但是我感到再提这事不大方便。大概在彼得罗夫卡没少折腾他，而您又让我策略点……”

伊万·扎托奇内大笑起来。当然，娜斯佳感到这不是很愉快的笑。

“娜斯佳，我认识您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不是一两天，所以非常了解您，只要涉及案件您从未感到过不好意思。别愚弄我了，您什么时候找马克西姆？”

“我想先看看资料。”娜斯佳慎重地答道。

“好吧，他下午上课，晚上8点前他将在这里等你。”

娜斯佳勉强拿住要从手中滑落下去的文件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她惊异地想：她怎么会那么顺从地让扎托奇内来安排她的时间呢？他已经决定今天晚上8点她必须同马克西姆谈话。这是不容置疑的。他没问问她有什么计划，她准备做什么，一句话就这么定了。戈尔杰耶夫可不是这样。什么也不用说了，每一个领导都有他自己的风格。而扎托奇内对她总有一种不可理解的权力。娜斯佳可以对他发脾气、抱怨，有时候甚至恨他，但是不能抗拒他的魅力，哪怕是回绝一件事。

她双手捧着咖啡杯坐下来看文件。1987年涅姆钦诺夫夫妇被杀，案件并不费解，一桩典型的日常生活凶杀案，这样的案件成千上万。在别墅，一起酗酒，发生了争吵，于是老涅姆钦诺夫醉眼朦胧中用猎枪杀了儿子和儿媳。他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想要灭迹，就点了房子，然后去了郊区火车站，准备回城。大概列车间隔时间长，他只好在站台上等。而在这段时间邻居报了警，因为他们听到了枪声，又看到从屋里冒出烟来。就这样，1931年出生的瓦西里·涅姆钦诺夫在站台上被拘捕了，当时他正耐心地等待去莫斯科的火车。他立刻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从未改变过供词。按法律条文第102条情节严重（杀害两人以上）

的蓄意杀害定罪,他被判处 12 年有期徒刑,并在加强措施的劳改营里服刑。9 年以后,根据他“以诚实、勤恳的劳动和遵守内部的规章制度来证实自己的改过自新”一款而被提前释放,就这些。

此案没有任何引人注意处,但是有些地方使娜斯佳感到有点儿……不,不是熟悉,而是有点奇怪。她早就不习惯这种过于简单的案件。可能正是由于这案件过分简单,她才觉得资料中这小小的奇怪现象,越来越使她不安。但又怪在什么地方呢?在哪一页?除了内心的感觉,什么也没有。

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先放一放手头的事,做点别的,然后再重新阅读案卷。那就先来看看犯人瓦西里·涅姆钦诺夫的个人案卷吧! 受审期间,他在隔离侦讯室痛打了同一囚室的囚犯,这可不好,但后来查明是由于这个多次被判刑的囚犯嘲笑、侮辱了一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长得很瘦,很脆弱。所以涅姆钦诺夫狠狠揍了那个人一顿。严格地说事出有因,这还说得过去。按规定一般不能把惯犯和初犯关在一个号房里。但是谁去遵守这些规则! 哪一个号房里有地方就往哪里塞。很多隔离侦讯室的条件非常糟糕,楼房年久失修,各个房间随时有险情发生。天花板都漏了,下水道不通,不能太讲究了,也就顾不上规则了。

还有什么呢? 服刑期间他表现得非常好。由于超额完成产品定额,他得到的尽是褒奖……不,不对,在劳改营服刑的第 6 年,瓦西里·涅姆钦诺夫被关到惩戒隔离室整整 30 个昼夜。什么原因呢? 又是狠揍了犯人。涅姆钦诺夫本人是这样解释的: “我承认今天白天在 2 号车间打了犯人菲阿尔科夫。他不断地凌辱新来的犯人格列科夫,抢走他的食品,对他施行暴力,以强迫他同性交媾相威胁。格列科夫体质很差,无法保护自己。我承认我的罪行。按法律条文第 102 条被判处 12 年徒刑的犯人瓦·彼·涅姆钦诺夫。”

很有意思的一页。动机总是保护无力自卫的弱者。但是所

写的文字让人难以理解。绝大多数犯人可能写成“抢走口粮和威胁他放下”或“鸡奸”，但是瓦西里·涅姆钦诺夫用标准的俄语写了申述，没用黑话，没一个语法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儿？装腔作势？或者在劳改营里被隔离的5年中他确实没有染上这个圈子里的独特的亚文化？

真有些莫名其妙。看来这位涅姆钦诺夫老爷子很不简单。先是醉酒后的争吵，杀害儿子和儿媳；其次，采用暴力去保护弱者；第三，他诚实的劳动和文理通顺的书面语言。这样类型的人可能很聪明，也会成为很可怕的人。有可能在服刑期间他确实同犯罪团伙建立了牢固的关系，现在处于自由之身就把类似巴尔苏科夫这样的年轻警察拉进自己的网里？

时间过得真快，当娜斯佳合上第二个卷宗夹时，已近4点钟了。得吃点什么。可有什么可吃的呢？到哪儿去吃？在彼得罗夫卡有食堂，还有小吃部昼夜开门，而在这座独门独院的楼房里，到目前为止，除了办公室，什么也没有。同事们或是从家带夹肉面包，或是去最近的咖啡馆。当然在咖啡馆里吃得很好，价格也合理。不过到那儿得一步一步走着去，去前还得穿上外衣……一方面娜斯佳能不离开写字台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地去工作，可另一方面她连最轻微的体力活动都懒得去做。她宁肯坐着挨饿也不愿穿上靴子、厚外套，走下楼梯，在溜滑的人行道上啪嗒啪嗒地走到300米外找饭吃。若她估计在傍晚6点钟就可以离开单位，那她当然宁可挨会儿饿一直忍耐到回家，但是现在已经明显地看出来9点钟以前她不用想从这儿走出去，那么还是得强迫自己到街上去。她这个笨蛋，早晨为什么不带个夹肉面包？要知道她是准备带的，她清楚地记得丈夫不止一次提醒她，甚至把奶酪和火腿都从冰箱里拿出来了，可是她又一次犯懒了。

娜斯佳痛苦地叹着气，穿上靴子，围上长长的围巾，扣上外衣，费劲地下了三楼，来到街上。肺里立刻充满了清新的冷空气，太阳晃得眼都流出泪了。今年的冬天很循规蹈矩，与日历完

全吻合。直到11月末还是潮湿、寒冷的秋天,12月1日傍晚就上冻了。今天是12月2日,街上白雪皑皑、阳光灿烂。若是路不那么滑,那么民警少校娜斯佳对这种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

她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免得滑倒,慢慢地走到有个奇怪的名字叫做“渴”的咖啡馆。这个名字要是在早先苏维埃时代,称做啤酒——饮料商店就贴切了。娜斯佳已经抓住门把手,突然改变了主意,又往前走了几米到地铁红色乡村站买了一本杂志和一条香烟,然后才回到“渴”咖啡馆。服务员把蔬菜沙拉和满满一盘油炸土豆条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后,她才翻开杂志,聚精会神地去读一篇有关在阿尔卑斯山冬季滑雪的文章。对她来说,这和读火星上的生活是一样的,因为她从未滑过雪,也没去过阿尔卑斯山,更不打算去,滑雪设备各种名牌对她来说也毫无意义。这种阅读既不能激起她的思维,也不能引起她的任何联想,但是能把她从一切事务中转移出来,总之,只是联一联字母罢了。她发现,在这种时候能使大脑得到休息。此后经常能从新的角度去看老问题。

在她快吃完土豆条、文章也读完时,眼前又出现一盘烤肉串。她不满地抬起眼皮,心里在骂那些傻头傻脑的家伙们,那么多空位他们不去坐,偏偏要坐在有人的桌旁,但她立刻高兴地笑了。在她面前就坐的是圆脸上挂着愉快笑容的尤里·科罗特科夫。

“你怎么找到我的?”

“这有什么难的!”他从她的盘子里夹走几根土豆条后扑哧一笑,“在你家吃了个闭门羹,就去伊万·扎托奇内那里,就一切都清楚了。我在邻座已坐了15分钟,等着你来发现我。可你根本不去注意你周围的人。他们这儿的土豆条很好吃,我也要一份!”

“想吃吗?”娜斯佳把自己的盘子推给他,“拿去吧!我吃得够多了。”

科罗特科夫把盘子又推给娜斯佳,摇摇头说:

“你吃吧，看你这皮包骨头的样子，让人看着都想掉泪。”

“不对。”她反驳着说，“自从到伊万·扎托奇内这儿以后，我体重增加了两公斤。”

“怎么，生活得很清闲自在？”

“怎么说呢？……就算是吧！如果同在彼得罗夫卡相比的话。”

“想那里吗？”

“不知道，亲爱的尤里，”她老实承认，“是，也不是。总是没办法习惯另一种环境和另一些人，你们也不在身边，但是工作很有意思，我喜欢，也能做好。主要是不用像在‘小圆面包’那儿秘密地做，而是正式地做，为此得付我工资，谁也不用拿眼斜看我，精神上当然轻松些。”

“三个月后你就是中校，超过我了。”科罗特科夫补充说，“够了，大姐，咱们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我找你另有事。”

“巴尔苏科夫的事？”

“就是有关他的事。‘小圆面包’说，关于我们的合作，你们的伊万·扎托奇内同他已达成协议，是这样吧？”

“是。”娜斯佳点头说，“谈谈吧，你所知道的一切。”

“为此你会给我什么好处？”科罗特科夫眯缝着眼睛狡猾地说。

“你不要我的土豆条，”她微笑了一下，“我再也没有别的了。”

“实际上你利用了我的大公无私。是这样，巴尔苏科夫生于1978年，是咱们所热爱的内务部所属莫斯科法律学院的二年级学生。星期五傍晚，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他已被杀害。今天已经星期二，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新资料。小伙子同父母住在一起，一个很好的、普普通通、安宁和谐的家庭。可是这一家人谁也不知道星期五他曾去哪里，从哪儿回来的。顺便说一句，你那可爱的将军的儿子同他很熟悉。”

“我知道，往下说。”

“马克西姆对我们说巴尔苏科夫星期五在课堂上，没旷课。他们二年级是下午班。”

“我知道。”娜斯佳又打断他，“课程在晚上7点左右结束。”

“你真讨厌，”科罗特科夫不高兴地挥了一下手，“跟你说真没劲，我像个傻瓜似的给你讲，而你全都知道，那你干吗还问呢？”

“我知道得不全面，比如尸体是在哪儿被找到的，小伙子是怎么被打死的，我就不清楚。”

“枪杀，现在这样做最简单不过。武器成堆，手枪可以毫不吝惜地扔掉，反正总能弄到新的。他是1点左右在公共汽车站旁被打死的。巴尔苏科夫出了地铁就乘公共汽车回家。我们找到了公共汽车司机。当时时间很晚了，还有人乘车，准确地说，有五个人，小伙子穿着制服，所以司机记得他。1点10分车到站；巴尔苏科夫下车了，但是没回到家，差一刻两点时一个开车回家的人发现了他，就这么回事儿。”

“你说他穿着制服？那么可能只是把他看做警察而枪杀，明白吗？是抽象的警察，而不是具体的巴尔苏科夫。”

“可能。”科罗特科夫使劲地嚼完肉串，同意地说，“可能有个正在逃避警察的人以为这是来抓他的。也可能巴尔苏科夫看见了什么并进行干预，由于他穿着警察制服，所以挨了一枪。还可能他只是偶然碰上仇恨警察的精神失常者，想把我们这些警察斩草除根。不要这么猜来猜去，该工作了。”

“是的，该工作了。”娜斯佳叹了一口气，从桌旁站起来，预想到还得去完成那愁人的照例的行动：走到办公楼，一步一步上到三层。她说：“走吧，我那不落的太阳。”

“怎么，你已经知道需要到哪儿去吗？”科罗特科夫精神一振。

“去哪儿，去哪儿……我们去办公室，去看看巴尔苏科夫那位女孩的好心爷爷的资料。8点小扎托奇内就要来。”

他们从咖啡馆里出来后，径直向浅绿色的小楼走去。

“娜斯佳,对小扎托奇内你能指望什么?”科罗特科夫问道,“这段时间,星期天,昨天——星期一,我已经和他谈过两次。他所知道的一切,他都说了。就是同这个女孩——列拉·涅姆钦诺娃也见过了。她根本不知道星期五巴尔苏科夫在学院下课后去了哪里。”

“啊,你也就相信了她。”娜斯佳冷笑了一下说。

“你要是看见她,你也会相信的。顺便说一句,你别把我看成白痴,没考虑过她那罪犯爷爷。关于这一点我首先就同列拉·涅姆钦诺娃谈了。你知道她对我说些什么吗?”

“我能猜到,她对你说,巴尔苏科夫同她爷爷根本不认识,或者仅仅点头认识而已,至少爷爷和她的追求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对吧?”

“你真是绝顶聪明,娜斯佳,但是就连你也不是永远什么都知道。附带说一句,列拉·涅姆钦诺娃说巴尔苏科夫尽量回避同她爷爷接触,除了‘您好——再见’,他什么也没同他说过。而她爷爷呢,正相反,喜欢这个年轻人。他竭力使孙女明白这位小伙子从各方面来说都很优秀。换句话说,犯人爷爷认为巴尔苏科夫是他孙女再合适不过的配偶,因此他很喜欢这小伙。你感觉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从什么时候起一个被极可恶的警察投入监牢判了12年刑的人,能期望有一个警察做女婿?能有这样的怪事?”

“可能,这个人对我们这些极可恶的警察产生了兴趣之后吧!你见过列拉的爷爷了吗?”

“还没有,好戏还是放在最后。”

“你做得对。”娜斯佳同意说,“如果她爷爷和这件事无关,他哪儿也不会去;若是他参与了,那么太急会打草惊蛇。既然孙女保证爷爷同巴尔苏科夫没有接触,你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知道一些被害的原因。”

她推开办公楼笨重的大门,然后慢腾腾地一级级地上楼。

“累了吧?”科罗特科夫开玩笑地同情她,“在彼得罗夫卡,就



可以乘电梯上去。”

是的,还得有一段时间,她不得不受这种痛苦——比较和思念——的折磨,几乎每5分钟由于不同的原因她都会想起同样的事:在彼得罗夫卡曾是什么样的或是怎么去做的。总之,十年时间也许还多一点是不会轻易忘掉的,在那里都是那么亲切,那么习惯,而这里……

对18岁的列拉·涅姆钦诺娃来说,生活中新到来的每一天,都和过去的一天那么恼人的相似。早晨7点起床,8点离家,9点在医学院上课,4点回家。列拉不愿意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学习,用借书证借了书,在家准备课堂讨论和考试。只有去解剖室例外,列拉每晚都去那里。在学生圈子里她被看做是家里的乖乖女:不参加班级的娱乐活动,也不和朋友去酒吧。不过要是问列拉,真那么爱家吗?回答是奇特的,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

列拉对家既爱又恨。爱,是因为她毕竟在这所住宅里同她非常爱戴的妈妈爸爸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以前她很幸福。这里有她爸爸的钢琴,在琴架上还放着乐谱和那个年代著名歌唱家的唱片。在女孩房间的四面墙上都是用粗大字母写的根纳季·涅姆钦诺夫音乐会的旧海报。只是最近,与父亲无数肖像一起,出现了另一个人的照片和海报:新兴起的歌星——伊戈尔·维尔达诺夫。在俄罗斯、在全世界,由于他是唱她父亲所写歌曲的惟一的人,因而她对他万分倾慕。毫无疑问,伊戈尔是个天才歌唱家。但是女孩子未必能对他的才华作出正确的评价,因为她看见的和知道的只有一点:伊戈尔非常漂亮。他是列拉童年的梦中王子,再加上他记得和器重根纳季·涅姆钦诺夫的创作。即使他没有好嗓子,甚至没有审音的能力,即使他不是天才演唱者,列拉也不会在乎这些,因为她童年、少女时期的梦中王子就是他。他在唱她父亲写的歌曲,从而把她同那段时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时她的父亲活着,那时整个世界是明亮的、快乐的,那时她非常幸福。只有在家里,在自己的住宅里,在自己的房间